



通鑑學要

七

宋紀

リ 8
210
7



通鑑肇要目錄續編

第一卷

起庚申宋太祖建隆元年
盡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

第二卷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
盡壬寅宋仁宗嘉祐八年

第三卷

起乙巳宋英宗治平二年
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第四卷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盡丁未宋欽宗靖康二年

第五卷

伊 210
7

東坡學樓

加藤 巳章

通鑑肇要

續編目錄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
壬午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六卷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
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七卷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盡己卯帝昀祥興二年

第八卷

起壬午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盡
丁酉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通鑑要續編目錄

通鑑要卷一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顧棟高復初參閱

宋紀 姓趙氏 涿郡人 太祖至欽宗 凡九君 都大梁 一百五十七年 高宗南渡 至帝昀 凡九君 都臨安 一百五十七年 總十八帝 得年三百二十

太祖皇帝 諱匡胤 生夾馬營 赤光滿室 異香經宿不散 人稱香孩兒 在位十七年

庚申 周恭帝 宗訓元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 春正月 周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稱皇帝 國號宋 廢周主 宗訓為鄭王 周侍衛

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周主至開寶六年卒 諡恭帝

初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胤率兵
禦之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大軍繼
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
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
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
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破敵明將士
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
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生馬還汴詣
崇元殿行禪代禮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匡胤
拜受即皇帝位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
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
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五月宋主

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筠拒之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
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
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宋主自帥
大眾討筠大敗筠眾於澤州南筠赴火死獲北漢平章
事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楯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
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
主引師歸筠子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冬十二月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
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宋主曰非
斯人不可即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
憤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
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
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髮布曰憤岸
額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臣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酉年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中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宋主一日與守信等飲酒酣謂曰天子不若為節

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且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大將建旗以指麾故稱麾下生死骨肉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生肉也

壬戌年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太祖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癸亥乾德元年○是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宋主嘗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對曰此無他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吾已喻矣於是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又設通判於九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甲子年春正月宋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稱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一面太原既下邊患我

獨當之不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以補綴舊牘復奏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帝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初宋主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太原指北漢西謂西夏北謂遼物色謂形狀也

乙丑三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初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宋主設壇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丙寅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宋主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謂宰相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當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名儀問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年號宋主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每欲用儀為相趙普陶穀等忌

丁卯五年春正月宋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二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彬平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義倫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

已因有是命

三月五星聚奎奎主文章聚奎如連珠天下文明之象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春三月宋覆試貢舉。

王裕知貢舉擢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庚午三年春正月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辛未四年○唐改號南春二月宋潘美克廣州南漢主銀

降。

南是歲宋滅南漢

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賜以
卮酒銀疑有毒捧盃泣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
安有此事耶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
○銀姓劉國於廣州漢主劉巖之後作史者欲別於劉
知遠國號
故稱南漢

癸酉年春三月宋初殿試貢士殿試遂
為永制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
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宋主
顧問何物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佳即命啓之皆瓜
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佳即命啓之皆瓜
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初判大理寺雷德驥以其
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宋主怒叱
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
其上齧一齒黜為商州司戶尋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
擊登聞鼓訟普乃召德驥為秘書丞擢有隣秘書正字
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

土表自訥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
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
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柱斧大斧也大漸言其疾大進危殆也

甲戌年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命彬等伐江南將行戒彬曰切弗暴掠生民城陷
之日慎無殺戮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彬進克池州次采石磯初池州
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
繩以度江之廣狹因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
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使造龍船數千艘自荆渚而下
先試舟於石牌只移置采石不
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乙亥年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惟北漢至冬十一月曹彬克金

陵江南主煜降

彬進圍金陵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見宋主曰李煜
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論辯不已宋

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軒睡耶鉉惶恐辭歸唐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
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彬
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字
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
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彬振
旅而還詔賜煜爵違命侯

丙子九年太宗太平春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都
監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導廟謨
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
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
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
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
錢耳未幾拜樞密使○
便相節度使同平章事

吳越王俶來朝三年俶以其地來

帝賞資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袂封識甚固成曰途
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既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
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如西京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
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

夏四月還宮秋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
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
為太平天子福
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帝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
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
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帝崩晉王即位號后為開寶
皇后遷之西宮○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

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帝引柱斧，斲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漸濯至再，魏國長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眾必相傲，禁弗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吾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貸也。○戮，殺角切，刺也。又直，角切，春也。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

為興元尹。以盧多遜同平章事。廷美即光美，後封秦。

十二月大赦改元。

太宗皇帝諱炅，太祖弟，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在位二十二年。

丁丑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秀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進士，蒙正以下，並賜及第，綠袍鞞笏，賜宴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十事，謂下并汾富民，封建教，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謹刑。

巳卯 四年是歲，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

封魏王
諡曰懿

庚辰五年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道無他廣推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本謂人民內謂中夏末與外俱指夷狄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岐王

壬午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

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殺廷美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相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

帝怒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雍熙元年正月

廷美以憂卒

夏五月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

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

帝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未幾繼遷襲銀州據之後降契丹封為夏王○繼捧四世祖思忠討黃巢立功唐賜姓李遂有西夏之地

癸未八年春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秋七月郭贄免

宋太宗

初帝以贄參知政事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帝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坦觀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為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墓泉下帝為之動容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呂蒙正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雅量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

帝勤手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甲雍熙元年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宋琪等問女默修養之道搏曰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

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乙酉二年夏四月宴羣臣於後苑

帝召羣臣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夏五月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死之

戰於岐溝關彬等敗走契丹耶律斜軫復陷蔚州美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

等謂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

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

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業與斜軫戰大敗且戰且行身被數

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業因大息曰上遇我厚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

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冬十二月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

許出戰已還川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

然鳥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止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戊子端拱元年春二月李昉罷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

取怨之道也

夏五月作秘閣

通鑑綱目

續編卷二

宋太宗

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以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丑己二年秋八月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知制誥田錫上疏云眾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黷血帝亦不怒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

休哥敗走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庚淳化元年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競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婣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孫

益眾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卯辛二年夏四月以寇準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秋九月以李沆參知政事

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女真請伐

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

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合榜於廳額曰

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王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

壬辰三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京師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諡忠獻，封韓王。

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心國家，真社稷臣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多為歌詩，自稱退士。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

葉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歲時存問。

癸巳四年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甲午五年春正月，蜀盜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

招安使討之。

先是蜀人王小波作亂，攻青州，掠彭山，剖縣令齊元振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未幾死，其黨李順陷成都，僭號大蜀王。繼恩討平之，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宜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宜徽使

通鑑纂要 續編卷一 宋太宗 十三

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議立宣政使以授之。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帝釋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昺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帝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秋八月。以張詠知益州。

時李順餘黨寇掠。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先是城中屯兵。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若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於乾元樓。

帝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朕躬覽廢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久。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呂蒙正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

通鑑纂要

續編卷一

宋太宗

十一日

蒙正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
職至是罷
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時同列奏對多有異
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
事必經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崩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
舊禮帝不悅坐謫訕謫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
行道為已任不為流
俗所容故屢見斥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恆大赦。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

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

丁酉三年春正月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
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恆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
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
元佐宰相呂端問病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
笏書大漸字含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帝崩皇后令繼恩
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曰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垂簾
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
階率羣臣拜焉○元佐帝
長子時已罪廢為庶人

夏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召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益無兼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通鑑要卷一

通鑑要卷二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吳世賢掌平參閱

真宗皇帝 諱慎太宗第三子 在位二十五年

戊戌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王欽若言天下逋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生矣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止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冬十月以李沆同平章事

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

通鑑要

續編卷二

宋真宗

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沈曰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
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
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沈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
但道臣沈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沈曰人皆有密
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己亥二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封濟陽王
諡武惠

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
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辛丑四年春三月以呂蒙正同平章事王旦參知政事

且父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
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且為學
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王
化基罷以且
參知政事

夏六月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壬寅五年秋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召對崇政殿賜坐詢
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
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放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
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
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
山移文以譏之放不知愧○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聘
出為海鹽令孔稚圭為文諷之
托為北山語名北山移文

癸卯六年夏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
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
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
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三司鹽鐵度
支部

秋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以疾力辭封萊國公。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遺表勸帝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李沆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錫耿介寡合。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豈可藏副。示後。諫時賣直耶。悉命焚之。

甲辰。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秋七月。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

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存。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治第。封邱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初。士安薦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遂與準同相。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冬十一月。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契丹主隆緒內寇寇準請練師命將據要害以備之是冬果大入邊書告急一日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去帝至澶州至南城望見契丹軍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擊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巳會有所謂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契丹遣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乙巳二年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治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除官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王欽若深嫉之謂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衆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張詠在成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罷知陝州初張詠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常快快不樂王欽若曰惟
 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
 乃可爾天瑞安可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
 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
 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
 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
 為且言且龜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
 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測上旨
 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乃決遂召且欽
 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
 也且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帝謂羣臣曰去冬十
 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
 衣告曰當天降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
 見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在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
 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
 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皆稱賀帝即步至承
 天門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
 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

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
 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欽若
 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杜鎬丁謂益以經義附和天
 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
 有書也帝默然

夏六月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
 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玄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
 損曾參及漢儒左邱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庚戌三年冬十二月夏州饑

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且請教有司具
 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遂止

辛亥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

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時羣臣奏祥瑞奭復土言方今野雖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子壬五年夏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不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于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茂陵謂漢武帝葬茂陵也司馬相如臨終著封禪書武帝得之遂定封禪之議

秋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

節為樞密副使

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揚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聞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錄是漸于外政

甲寅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宫。

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下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

夏六月以寇準為樞密使。

初準數短王且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且求為使相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感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乙卯八年秋九月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贈左僕射諡忠定

詠以疾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生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下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嘗謂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又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帝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乖則違眾崖不利物

丙辰九年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率百官賀王且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秋九月以陳彭年參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且且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且且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下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

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丁巳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尋罷王且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詞直義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能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會靈觀祀五嶽者

秋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且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

九月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且卒

贈太師諡文正

且居家賓客滿堂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凡所薦皆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且曰且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疾篤帝臨問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且曰莫如寇準他人臣不知也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今諸子削髮披緇以飲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戊午二年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

己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

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準由是得召用遂代欽若為相準之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擇

庚申四年春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王清昭應宮使向

敏中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

敏中厚重真靜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矚庖中亦寂無一人帝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夏六月寇準罷。

初丁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羨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

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知相州又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

冬十一月詔太子參議朝政。

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白后后深納焉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

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太子即位年十三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丁謂潛納內侍雷允恭擅權專恣橫無所憚獨王曾正色立朝時以為重

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惶恐。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至天聖元年。竟卒雷州。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第移就上穴。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白太后。太后命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工徒穿地。上石。唯允恭繼之。以水內侍毛昌達。以其事聞。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同平章事馮拯曰。帝新即位。丞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

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言事。中理。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真宗識其姓名於屏風。宗道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及入中書。太后問曰。武后何如。主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君何乃止。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謂以交通女

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

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
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
得出候謂
行遠乃已

冬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權盛因附之與為昏媾謂逐寇準惟演
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
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
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禍既萌惟
演慮並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以是惡其為人
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大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
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冀復用御史
鞠詠奏劾之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
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文詞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
下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
上押字爾蓋未
嘗歷中書故也

仁宗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
在位四十二年

甲子天聖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乙丑三年冬十一月王欽若卒。

欽若再相不能大用至是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
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珪同惡
時人目為五鬼

丁卯五年春正月晏殊罷。

初殊為樞密副使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
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
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
器之薦為
秘閣校理

己巳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曾宗道卒。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
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通鑑綱目

續編卷二

宋仁宗

十一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作，士遜亦罷。

復制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

丁未夜，大雨震雷，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右司諫張諷亦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繕修，罷諸宮觀使。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重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實生帝。太后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撫視。甚至帝即位，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為李氏所出也。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欲全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

當以后服殮用永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癸酉二年春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宮掖間未嘗妄改作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曹使劉綽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

夏四月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殮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冬十一月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教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道輔率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黜道輔等皆知遠州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神淹等不聽

甲戌景祐元年秋九月立曹氏為皇后彬女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侍講學士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無逸書經篇名周成王初

通鑑粹要

賣扁卷二

宋仁宗

一三

政周公作此以訓之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又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欵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廷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監酒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內侍聞文應以嘗譖后懼后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丙子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又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訐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繇是落職知饒州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洙上言仲淹忠亮有素斥監鄧州酒稅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

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四論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作事不可近名四遇事不可推諉

戊寅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

李繼捧弟繼遷自地斤澤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澤多歸之後附契丹封為夏王太宗淳化二年請降賜姓名趙保吉後復反潘羅支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屢表歸款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夏王未幾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至是稱帝改元天授國號夏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贈侍中諡文正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

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曾初舉進士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庚辰康定元年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元昊寇延州范雍敗賊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砦藩落也又壘也大范指雍

辛巳慶歷元年春二月李元昊寇渭州環慶副總管任福與戰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元昊寇渭州琦命福將兵拒之將行琦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與敵戰敵佯北福等頗易之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

兵四合福力
戰死帝貶琦

冬十月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
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沿
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初元吳陰誘
屬羌為助而環慶首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
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
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
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材否由
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
弼報之秋九月契丹平

契丹主會元昊反欲來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南
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關南故

地帝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弼得
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之色
動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
以官爵賂焉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
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中國提封
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
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既
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
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朕不忍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北
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六符曰吾主聞公言意其
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
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
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
誓書來弼還白帝帝復使弼往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
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
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
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

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入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通好如故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卷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謠曰軍中有二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癸未三年春三月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

言

帝擢靖修素為諫官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說一曰好名二曰好進三曰彰君過願陛下察之

范仲淹之敗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名竦為樞密使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邪傾險乃罷竦而用衍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

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豈有不
 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
 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而術不得
 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扁鵲難責效矣太子中允石介
 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琦等同時登用竦既拜復奪之
 大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
 禍始于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爲此鬼恠輩壞事也後竦
 誣介許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
 典刑獄呂夷簡保介必死乃免○和附扁鵲良醫也

秋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韓琦爲陝

西宜撫使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仲
 淹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弼當
 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

邊計摧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言
 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
 才謹入官法凡
 食帝嘉納之

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
 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昞
 之等首被茲選昞之河北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
 東李絢京西仲淹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
 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甲四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從范仲淹之議也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而罷帖經墨
 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及仲淹貶遂罷之

夏四月作大學五月帝謁孔子

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爲湖
 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備具以身率先時方尚詞賦湖

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三年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稱男土書父大宋皇帝更名為曩霄而不稱臣至是元昊上表立誓願世世遵守永以為好時韓琦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秋八月許公呂夷簡卒諡文靖

帝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

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冬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傳九主為元所滅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衍塔蘇舜欽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塔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乃黜益柔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網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鄆州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疏辨析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

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

戊子八年春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始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哉願陛下通上下之情惟審于聽受而已帝嘉納之

己丑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

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秋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

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疆盛廣源服屬之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為交人所執其妻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久之智高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攻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內怨交趾襲據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至是寇邕州

辛卯三年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縣勿復獻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

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堯佐驟除宣徽使，介抗言：「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之。李師中賦詩送之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介字子方，大辰壬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諡文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也。』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召拜副使。

秋七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

高走大理，廣南平。

斬首數千級，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土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智高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甲午至和元年春三月，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誑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悉得召還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名及

宜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黄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上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

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其人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丙申嘉祐元年春閏三月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名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為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初帝暴疾文彥博請帝建儲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

豫海內皇皇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大公也
真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大公也
真宗故事侯有聖嗣復遣還邸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
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
在京
刑獄

冬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
禪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
羅老包

丁酉二年春二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知貢舉痛抑
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
朝聚噪於馬首然
文體自是少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
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
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
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

戊戌三年夏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

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
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中廟
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
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
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己亥四年冬十一月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受業北海李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
四卦圖象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遂衍伏羲先天之
旨著書十
餘萬言

庚子五年夏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通鑑綱目要
續編卷二
宋仁宗
十三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六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帝命學士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

辛丑。六年。夏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其三論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帝深納之。

秋。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壬寅。七年。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司馬光等力請曰：陛下不早建儲，萬一倉卒之際，小人援立，其所厚善者，定策國老，問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詔以宗實為皇太子，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

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固辭章十餘上光曰父名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唐楊復恭立昭宗自號為定策國老斥昭宗為門生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鉅鹿公曙即位○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秋七月帝疾瘳

帝遇宦者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修曰先帝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

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琦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

通鑑要卷三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焦紹祖成一參閱

英宗皇帝

諱宗實更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允讓子在位四年

乙巳治平二年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司馬光獨奮筆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以為名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秋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司馬光上疏略云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

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丙午三年春正月，契丹復改國號曰遼。○詔稱漢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漢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議固爭，章七上而不報。遂劾歐陽修首開邪議，韓琦等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既而太后手詔中書，尊漢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皆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於是誨等皆罷。漢議亦寢。

冬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三月，歐陽修罷。

修以議漢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勸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偶，修於是獨為古文，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于廢書篋中，讀而心慕之，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材，必不欺罔。參知政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

其護非自用所為迂闊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眾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秋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政扈琦請去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公

以趙抃參知政事

抃自成都召知諫院入謝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

冬十月青澗守將種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

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眾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竄

種諤于隨州

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宜撫使趙鼎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乃命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諤乃安置隨州

神宗皇帝諱頊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

戊熙寧元年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

秋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冬十一月郊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詔學士議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賈誼傳秦頭會箕歛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入人窺測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

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不言兵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覲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更帝問侍讀孫固固對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復言人材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端乘之而起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成脇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公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初邵雍於天津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禽鳥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帝必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天下自

此多事矣至是驗

夏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上疏言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罷誨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君實光字

秋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至是又言安石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乞速退安

石以答中外之望不聽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告民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鄉必有校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數召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入曰御史不知帝未食乎顥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呂惠卿附王安石轍與論多相牾會青苗法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以為河南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息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

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惠卿辭塞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滔滔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象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江

充漢武帝所信任李訓唐文宗朝拜相

冬十月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更何以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厚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凡得廢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

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民乃

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

十二月，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求之六經，與程頤、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呂公著薦載，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受命者矣。未幾移病，屏居南山下。」

庚戌三年春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中一十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病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命呂惠卿論旨，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安石曰：「光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用臣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會安石復起視事乃允光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試進士遂專用策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試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所學不正數請絀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脇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

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李定少受學於王安石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

然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貶潁州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為簽書鎮寧節度判官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以言不行乞罷許之

秋七月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帝問軾方今政令得失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

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公邊諸種帝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韶師中罷師事徙知舒州初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舒州初師中任州縣邸公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極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午顛乃自草制極試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

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兵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者訓厲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

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入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咎也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抗章不

以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募役法

召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催值多少隨戶等均取催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民數百詣開封訴臺諫多論奏因謂王安石曰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

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屋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四年春二月更定科舉法

帝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王安石言於帝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召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四但如明經墨義龔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王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

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浴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時新法皆出司農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跌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跌古文蹶字音隻跳躍也

罷知開封府韓維

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帝以問王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

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乃出知襄州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

衡州鹽倉

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始就職即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貶繪摯亦落職遣察訪使通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鄧綰曾布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

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
粵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
曰兒悞矣顯曰方與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

侁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
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
不害法中不廢親下
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
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
法至是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八
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
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
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

子壬五年春三月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
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
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
民而不售者平其價而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
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
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輪息外每月更加
罰錢以戶部判官
呂嘉問為提舉

夏五月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與其真令自市歲
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秋八月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諡文忠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獎引後
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在滁州號醉翁晚更
號六一居士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
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撰五代史法嚴辭約

貶唐垆為潮州別駕

垆嘗上書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遂召升殿垆至御座前楷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瓘安石頭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下詆安石為中李林甫盧杞帝數止之垆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定方田及均稅法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量參定肥瘠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癸丑六年夏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歷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未幾卒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說又著通書四十篇言約而道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通判程珣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敦頤雷與對榻
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甲寅七年春三月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下監

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時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
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監
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之且云旱絲安石
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
反覆觀圖長吁數四翼日令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
民間謹呼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
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
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
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
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
田斂罷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
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
罷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
魏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
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
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
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乙卯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

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
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
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惠卿
奏為謗訕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袂曰

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入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搜俠篋得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天下豈有不化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汴京

夏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宮。

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遂頒于學宮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宮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又作字說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川沿樞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

遼人復來議疆事帝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畫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至遼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為使契丹圖上之遼使爭議不決帝問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遣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王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

州綰又論三司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帝以災異數見詔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毋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退而屬疾臥帝慰免起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丙辰九年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帝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充呂

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人光貽書充
曰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
伐之謀充不能用珪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
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
旨退諭稟事者云而已得聖旨也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
書有無使上知語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丁巳十年秋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字堯夫自號安樂先生程顥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元祐中賜諡康節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
以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呂大防薦之召
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

銘行世

戊午元豐元年秋九月以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
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
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

己未二年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
曰儲蓄賜予備平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
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
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
宗收復久矣何待今
且帝曰敢不受教

下知湖州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定御史舒
亶擿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
謗君父逮赴臺獄詔定等治之煨煉久之欲寘之死太
皇太后曹氏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
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
人中傷之乎修起居注王安禮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

不以下言語罪人。今一旦致軾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遂得輕比。弟轍亦坐謫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凡二十二人。

壬戌五年夏四月，以蒲宗孟為尚書左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為容。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文章本原六經，少與王安石游。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對曰：「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王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

癸亥六年夏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唐白樂天為香山會，有九老。

甲子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

章三館秘閣書籍光遂與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光徧閱舊史旁採小說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

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崩太子即位

太皇太后臨朝聽政戒中外無奇斂寬民間保戶馬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保甲保馬方田市易法

司馬光自浴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浴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內侍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授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諸君何而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為便。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乎。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洗字子駿。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

丙寅元祐元年。春閏二月。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遠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

邊隙。

罷青苗法。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蘇軾曰。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於農。而吏緣以為奸。三代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夏四月。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司馬光呂公著共疏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崇政殿說書頤上
疏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
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王安石卒

安石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
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行盧杞
合為一人性強枝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
其說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於
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
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
曰此法終不可罷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六月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
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
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惠
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
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
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
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
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
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
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
法令能斷情讞凡十科舉士詔從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光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光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善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丁卯二年秋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風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

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光庭易為輔，蜀黨以軾為首，而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惟呂大防秦人，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戊辰三年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書曰：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今用賢如倚孤棟，拔

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其可
嘆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
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
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
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
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
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詩晚使遼
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卒諡忠文

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諡正獻

夏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

祖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
諫議大夫劉安世生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
護聖躬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
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

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
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
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臺諫言確怨謗乞正
其罪執政議置確于法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
寬厚不可以語置確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
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

庚午五年春二月文彥博致仕

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
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
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
曰天下異人也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事。

時熙豐舊臣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調停之說遂已嚴叟亦言於帝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冬十一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侯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

○君子也諡獻肅、欽之堯俞字、

壬申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

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惟此人當之

癸酉八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呂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

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

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諫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

初侍御史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超遷畏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呂惠卿等行義各加品題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

甲紹聖元年春三月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其意蓋絀元祐之政轍上章辨論帝怒范純仁從容解之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揚畏覆考乃悉下

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夏四月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被召通判陳瓘從眾道謁之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罪所當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布赴成都過關章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宣仁英宗高后也復免役法五月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士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

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尚書左右丞許將將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

八月復免行錢冬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實錄文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辯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黃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論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否終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抑其權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益怒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丙三年秋九月廢皇后孟氏。

時劉婕妤特寵與后有隙未幾后養母為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好與婕妤好內侍郝隨構成是獄廢之

丁丑四年春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蔡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

十人官大防道卒。

時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彼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惇為哉

閏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速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

冬十一月復立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春三月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

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聞之

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己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

言鄒浩于新州

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育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惇誅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南之外能死久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

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

知幾云○浩字志完

閏月子茂卒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
宗第十

子太后神宗后向氏也

二月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夏四月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

純仁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侍御史龔夬等論卞罪浮于惇，乃出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秋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冬十月，蔡京

有罪免。○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曰：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

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通鑑要卷三

